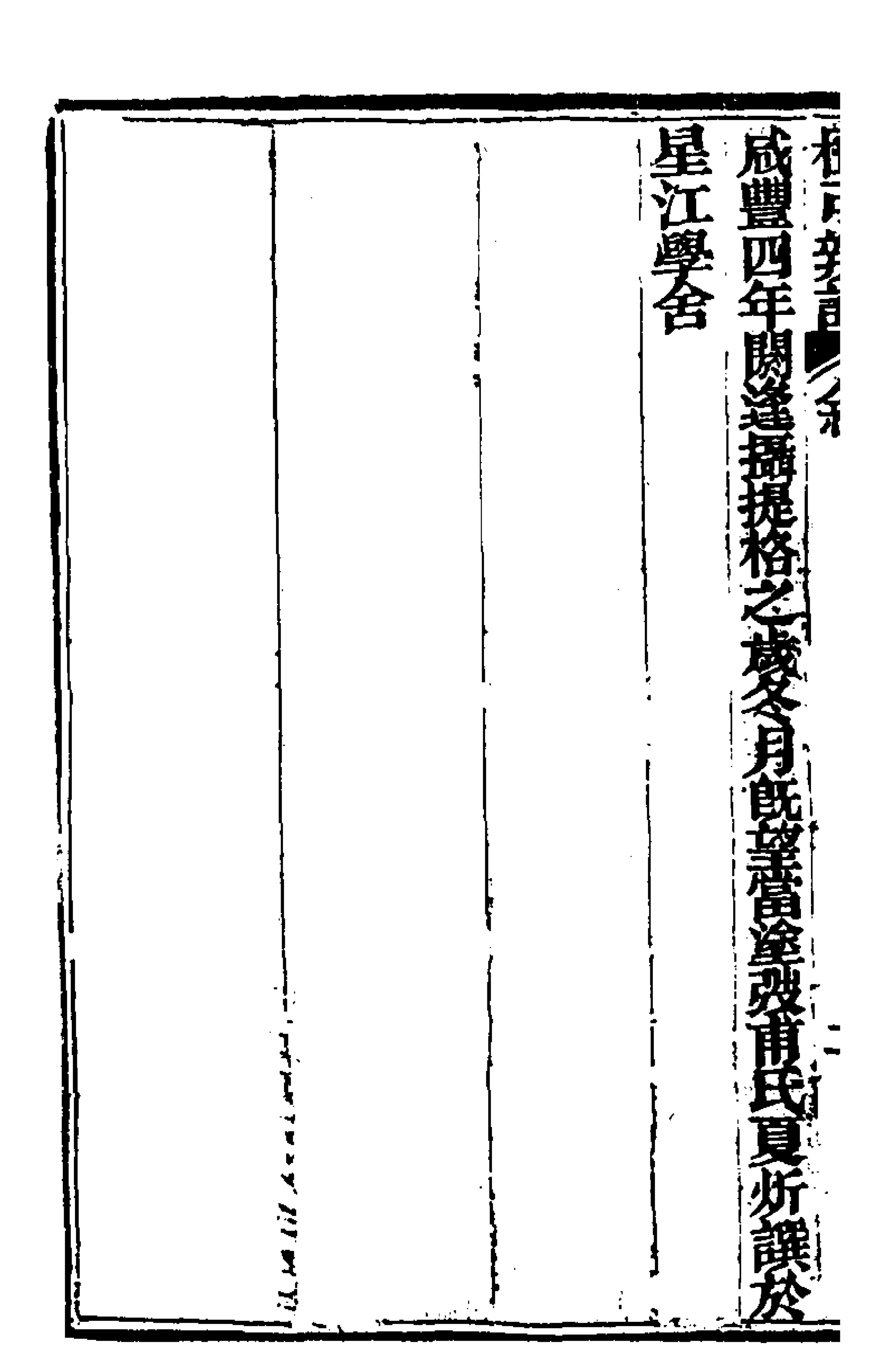
檀弓辨誣

檀弓辨誣自敘

檀弓一書專爲詆訾孔門而作也戴次君無識列諸四十六篇之中後儒雖有疑其説者往往震於古書莫敢攻詰但以爲記禮者之失而已余素好檀弓之文誦之極熟久而覺其誣妄且誣妄者非一端如以爲記禮之失不應所失者盡在孔氏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也聖人之道造端夫婦故易首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所以肇基也而檀弓則造爲三世出妻以誣之幼而無父謂之孤嶒言松楸其永慕也何極而檀弓則造爲不知父墓以誣之士喪禮筮宅之詞曰無有後艱愼終於葬豈宜

有悔而檀弓則造為防墓崩以誣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君子若駟之過隙也而檀弓則造為既祥彈琴笙歌以誣之如檀弓之說則孔子之稱至聖其能無愧乎不獨此也聖門傳道之賢莫如曾子傳經之賢莫如子夏一貫與聞之賢莫如子貢四方禦侮之賢莫如子路其他有子冉子子游曾點諸賢皆聖門之選也而檀弓無一不用其詆搆於是聖人一門及其門下之高賢弟子幾於指摘無完膚矣昔春秋之末異端並起墨子非儒一篇所以詆毀聖人及其門弟子者無所不至荀子非十二子篇於聖門高弟直斥之曰賤儒若檀

弓者豈其流亞與然墨荀二氏之非毀孔門人皆知其爲非爲毀也檀弓則託於記禮之詞間若之語渾然不露圭角未嘗不以孔子爲聖而所述之事無一不與聖人相反未嘗不以諸子爲賢而所載之蹟無一不與賢人相戾陽予之名而陰毀其實其所以醜詆痛嘗者幾於無復忌憚而自漢以來誦法孔氏高賢名儒比肩接踵爲所欺而莫之省者蓋二千餘年於茲矣世晚道微異端更甚惑世誣民之說愈出愈奇安知後世不更有傑黠者流援檀弓爲口實以集矢儒門者乎余不勝杞人之憂辨而正之以詔來學知我罪我聽諸公論而已



咸豐四年閼逢攝提格之歲冬月既望蕭當塗戢甫氏夏炘譔於

星江學舍

例言

檀弓上下兩篇先儒疑之者甚多茲斷爲專毀孔門而作雖係創論實本先儒之緒論而推闡之非敢自矜已見以指斥古書也

墨與孔同時荀與孟同時墨之非儒荀之非十二子可謂之妄不可謂之誣說文誣加也韋昭國語注加罪無辜曰誣徐鍇曰誣以無爲有也廣韻誣枉也正韻誣衊也皆誣之義也故竊取孟子不得已之辨以作斯編

檀弓不知何時人所撰孔仲達以爲六國時人按六國之時異

學塞路荀卿楊墨各樹壇墠則以檀弓爲六國時人所作未必無據不僅仲梁子之一證也

檀弓不知何國人所撰陸德明以爲魯人按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宰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則是篇或卽墨氏之徒所作故專與孔門爲仇與

柳子厚胡致堂皆以檀弓爲曾子之門人魏華父以爲子游之門人按檀弓譏刺曾子最多於子游亦有微詞似非二子門人所作

是編先列檀弓正文次注疏次先儒議論而以按語辨之庶閱者原委了然

是編專爲孔門辨誣而作其與孔門無關涉者雖有虛誣概置不論

是編既成恭查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載檀弓疑問一卷邵泰衢撰以禮記出自漢儒檀弓一篇尤多附會其可疑者條列而辨之未見是書無從採入

是編刻成於友人案頭見明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雜著中辨

檀弓駁條與鄙見如桴鼓之相應微附刻例言之後以公同志焉

防墓崩章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之棺饋然暴於人而不脩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爲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殯於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章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詞倨而慢曾子之

詞愍而諱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章　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瞯且趨焉以求利於南蠻之國曾孔子而若是乎欲全其旣死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曾子之問子游之荅皆非也

孔子之故人章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察察然拒昧昧然容滿量無制者之爲豈聖人所爲乎天下之大故豈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爲聖人之量

吾弗知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章　禮者君子恒履之器也不可斯須遠於身豈以家之貧富時之通塞爲行否子思賢者其於道粹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檀弓辨誣三卷

目錄

卷下

檀弓辨誣卷之上

當塗夏炘弢甫學

辨孔子出妻之誣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孔氏正義曰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炘按檀弓欲誣聖人之出妻又不肯明言故約略記之

於此而厚致其誣於子上之母死而不喪章使後人曉然於孔氏之世世出妻也誣之甚亦妄之甚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氏正義曰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炘按檀弓欲誣孔子之出妻仍不欲明言其事而以孔氏之世世出妻厚誣之使孔子亦在世世出妻之內而孔子之出妻不言而曉然矣坐實子思出妻又厚誣不使子上得喪之於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乃孔子之使伯魚喪出母矣故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惟時中之聖能之若曰惜乎其不能齊家而出妻耳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則子思以前伯魚卽喪出母矣伯魚喪出母是卽孔子出妻矣康成心知檀弓之意終知聖人之不可誣故不敢明

注一字至孔穎達則無所忌憚矣穎達爲聖人之苗裔曲狥檀弓而甘於自誣其祖亦獨何心哉玆考聖人實無出妻之事幵官夫人世世祀於闕里諸證列之於左

家語孔子十九歲娶宋之幵官氏

年譜魯哀公十年孔子六十七歲夫人幵官氏卒鄭氏環曰素王事記繫於哀九年誤

孔庭摘要魯哀公十六年六月初九日葬夫子魯城北泗上與夫人幵官氏合墓

炘按幵官夫人之歸於孔氏卒於孔氏與夫子合墓於

泗上見於家語年譜孔庭摘要諸書鑿鑿可據檀弓何

人而敢誣之乎

酈道元水經注夫子故宅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夫子

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此漢永

平中魯相鍾離意修廟所見者

炘按永平為漢明帝年號自周敬王三十五年幵官夫

人卒至此五百五六十年孔氏世祀夫人豈云出乎

魯相韓敕復顏氏幵官氏繇發及脩禮器碑維永壽二年青

龍在涒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維太古

華胥生皇雄□□脊□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
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騏思歎卬師鏡顏氏聖
舅家居魯親里幷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
顏氏幷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
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於沙丘君於是
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
壺脩飾廟宅更作二輿朝車威憙宣抒元汙以注水流法舊
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
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彌之恩

乃其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
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闓九頭以斗言教後
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
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
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卓越
紀思修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殷勤宅廟朝車威熹出
誠造更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元汙水通□注禮器升堂
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佑誠竭敬之報天與厥
福永享牟壽上極□□旁伎皇代刋石表銘與乾□燿長期

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明府名敕字叔節

炘按永壽爲漢桓帝年號自永平元年至永壽二年又九十九年矣孔氏之世祀夫人歷周秦漢三朝如一日韓叔節復顏氏及幷官氏繇發邑中人士立碑以頌韓君之德美之曰復聖之族阜越紀思其協於人心爲何如乎檀弓穎達云云其得罪聖門不亦大哉

金党懷英重建鄆國夫人殿記先聖之夫人曰幷官氏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宋末燬爲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嘗兩廡而

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鄉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間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捴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爲狹剗崇爲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蹴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顧不得以專達雖然吾豈敢不力與乃與族長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巇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橑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凡棼櫨栱桷之屬皆取

足爲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日皆梱死適可爲楹棟之材而一百萬者止足以充瓦甓堊墍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龔封公得以盡其力越十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比肩聚觀邦人族戚亞贊迭助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龔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爲之記則序其修廟本末而爲說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

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崇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奢侈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化教所從出有司乃不以爲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

毀有以發是言也

炘按幵官夫人之祀於孔氏至後代而愈崇其寢宮之享由來已久故此記云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党氏懷英發明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眞探本窮源之論又謂吾夫子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者如易首乾坤詩首關雎書紀嬪虞禮重大昏之類皆聖人之垂憲以爲百代法也豈有一己之身閨門之內全無刑于之

化而竟出其妻乎以夫子之聖而誣以出妻之名以幵官之賢而誣以被出之辱檀弓穎達之流眞罪不容誅者也

陳氏庚煥衢州孔氏夫子夫人楷象考自戴記傳孔門三世出妻之說漢宋諸儒均莫敢議橫渠張子獨深非之近代晉人閻若璩漳人蔡衍鎤魯人劉九畹始力辨之然皆據理斷其爲有耳前儒德令三衢范公崇楷爲庚煥言其郡南宗博士家有夫子及幵官夫人楷木像奉安至聖廟後寢閣上容覩溫肅衣裙渾古相傳端木子所手鐫也宋衍聖公孔端友

避靖康之難奉以南渡遂留於衢名公達官道三衢者多請瞻禮庚煥聞之蹶然謂可證檀弓篇之妄矣既又思孔氏既有是像何以載籍無聞而古今諸儒咸莫之考也及閱酈道元水經注乃信范公之不我欺而檀弓之誣果無難破也水經注之言略曰夫子故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此漢永平中鍾離意修廟所見者則孔氏實出而夫人而夫人之未嘗見出也明矣注又云廟有夫子像二弟子執卷侍立穆穆有仰詢之容廟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相猶嚴此則

魏黃初中所修之廟道元所親見者也顏母別有廟者處中室以尊夫子也不言夫人者東閒之像設無改其舊也像鑄自端木子雖別無考端木子多才場居三年有所追慕以示永慕事固宜有也故宅像設止於三者卿大夫遺容無從追寫古人尚質因三室以奉三像不敢有增亦禮則然也端友南奔僅存二像者倉卒之際弟子像非所急顏母像在別廟勢不暇及也像既留衢曲阜北宗阻於聞見而稽古之士罕詳祖庭南宗之廟鮮或留意則闕里志諸書之不載縉紳先生之無稱固無足怪也竊計闕里聖蹟自手植檜外莫此爲

古彼檀弓篇固謂孔氏不喪出母而聖配之像踰二千年儼然尚存於南宗之祠原委甚明古書可據是足以明聖師之刑于正禮家之傳誤矣夫人之誣既雪則庶氏之母之哭子上之母之不喪其不足信舉無難隅反矣所係名教豈淺鮮哉

炘按陳惕園據南宗楷像以證孔氏之世祀夫人而闢檀弓之妄可謂有功名教矣要之聖人之德始自閨門達於天下以傳之後世自孔子以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孰不以妃匹之際生民之始王化之端積而充

之以至於參贊天地發育萬物豈以賢於堯舜之孔子而有慚德乎此以理論之不必徵諸事實莫不灼然於檀弓之妄也即以事實而論孔子十九歲娶亓官夫人二十四歲顏母卒此四五年之間生伯魚及公冶長之妻孔子少孤貧賤菽水之養乳哺之勤皆夫人是賴豈有母未卒而去婦之理迨顏母既卒則夫子之於夫人又在與更三年喪不去之列矣而況哀公十年亓官夫人卒見於年譜與孔子合葬泗上見於孔庭摘要歷世奉祀見於諸儒之紀載及覆考之檀弓之妄不待智者

而決也嗟乎亓官作嬪於聖誕育泗水侯伯魚雖賢不
及顏淵而詩禮之傳克承家學再傳而得子思遂傳道
孟子以光大聖緒中庸一篇與論語並垂不朽自是以
後綿綿延延歷數千年以至今日孔氏子孫之著聞者
大儒名臣通人碩士代不乏人皆發祥於亓官夫人之
一人穎達爲聖人之裔傅會檀弓侮聖誣祖不孝之罪
眞上通於天矣

附彌縫檀弓諸說

橫渠張子曰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

顧氏炎武曰伯魚之期而猶哭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

江氏永曰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也

炘按諸儒不信孔子出妻之事其見卓矣又欲彌縫檀弓之說故以父在爲母期解之其實檀弓之欲厚誣孔子詭譎已極禮父在爲母期有禫小記所云爲父母妻

長子禫是也有禫之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而後即吉如伯魚爲母期係父在之期則甫經十二月尚未至祥何不可哭之有惟爲出母之期無禫十二月而畢故夫子以期而猶哭爲其甚此檀弓記此以誣聖人之本意也復恐後人以父在爲母期解之於是復記子上之母死一節誣孔氏之世世出妻而孔子亦在世世出妻之內其用心之險如此後儒雖知孔子之斷不出妻而未盡燭檀弓之誣故爲之彌縫其說而不知其不可彌縫也

江氏永曰昔人因檀弓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駿麟敘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亓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炘按九女皆施氏所生無攷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敘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蓋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

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大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甯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

炘按江氏述甘氏之說以爲先君子之喪出母謂孔子之於施氏可謂巧於彌縫矣據甘氏之說施氏配叔梁公亦既生女九人則其年與叔梁公相亞也叔梁公年七十餘始求婚於顏氏孔疏引家語叔梁紇年七十餘無妻今本家語無此文又歲餘而生孔子孔子雖生知至能權衡義理爲無服之

出母服期之時亦必在志學以後施氏之卒年近百齡此事之罕有者也古本家語云叔梁公年七十餘無妻蓋其時施氏已卒矣雖妾生孟皮一子又有足疾不能承祭祀故求婚於顏氏最得其實七出中無子出之說本不足憑施氏作配叔梁誕育九女其無失德可知因其年老無子而遠出之叔梁公不應凉薄至是惟施氏既卒故家語謂之無妻始求婚於顏氏也檀弓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下云子之不使白也喪之文法兩兩相對明謂孔子令伯魚喪出母也諸儒明知孔子之必

不出妻又因檀弓古書不敢議其誣妄故多方回護如此烏知檀弓一篇專爲誣聖賢而作哉

辨伯魚妻嫁之誣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鄭氏注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炘按檀弓誣孔子出妻之不足又誣伯魚也孔庭摘要云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史記云伯魚年五十考孔子

十九歲娶幵官夫人二十歲生伯魚至六十九歲適合年五十之數伯魚之夫人當伯魚卒時亦不下四五十歲而猶謂其出嫁有是理乎是時先聖在堂子思甫八齡耳嫠也不養其舅毋也不恤其孤無柏舟之矢乏凱風之仁乎昔二南之教其謂之何檀弓悍然著之於篇康成靡然和之於注稍有良心者能不讀之而髮上衝冠哉

炘又按檀弓借柳若之言以訕謗聖門令人不忍卒讀夫人至父卒母嫁顏其家聲四方即不非笑亦何禮之

可觀又伯魚之妻非他乃孔子之媳子思之母也以至聖之舅不能化其媳大賢之夫不能貞其婦亞聖之子不能安其母禮教宗主其門第固如是乎檀弓爲反言以譏之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其辱莫大於是墨子雖毀聖人尚不至此其後沈繼祖之劾朱子憑空結撰實祖檀弓之故智云

朱氏軾曰軾按以爲出可也豈有子思之母而嫁者乎

炘按此又調停檀弓之說闢鄭注之嫁而以爲出也考子思生於哀公二年己酉哀公十年伯魚卒年五十歲

則子思之生伯魚四十二歲矣是夫人之相伯魚以事至聖者歷數十年之久一旦有子而反出之乎後人知檀弓之不足據而不敢斥以爲妄反就嫁出兩字較量輕重使至聖之賢婦述聖之賢母抱萬世不韙之名亦可傷矣至於因檀弓此記而遂議子思之得失者具列於左而辨之

鄭注又曰柳若衞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有其禮無其財謂禮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財無其時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子思謂時所止

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
人
孔氏正義曰嫁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
從爲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
衰期不言嫡庶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
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
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早死無繼故云數世
皆一子
袁氏準曰爲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

後應服嫁母據劉智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訖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案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又石苞問淳于睿曰開嫁繼親凶諱便制服議者所難以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見出者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也睿答曰案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葢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卽父後也如此經文父卒爲繼母嫁者服而已聖人之後爲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

嫌

吳氏澄曰禮父在爲嫁母齊衰期父沒爲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子思將爲之服柳若者衛之賢人也疑子思不當服此嫁母故戒之子思所以得爲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爲支子伯魚沒長子爲父後及長子亦沒而無子子思自以支子不得繼兄主祭而已子孔白本是繼禰之宗故以接續其兄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祀白不立爲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耳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爲嫁母服也至若譙周袁準所

云父卒母嫁非父所出嫡子雖主祭猶服期此則禮經所無臆說爾

炘按譙允南袁孝尼因鄭注喪之禮如子一句遂謂子思爲嫁母服期子思乃父沒主祭之嫡子遂謂雖是嫡子亦必爲嫁母服期與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不同鄭康成吳幼清則謂爲父後者爲嫁母無服子思本是支子故得爲之服議論不同如此要之皆受檀弓之欺也伯魚之妻貲有再嫁之事子思之母死於衞一章乃憑空撰出何有子思爲嫁母服期之事明乎子思之母未

嘗嫁而一切紛紛之議皆可置之勿論矣

炘又按檀弓此章其用意詭譎之處與子上之母死而不喪章相表裏後儒無一人窺見竊嘗反覆其文而得之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不爲之服柳若謂之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其再三審愼以爲四方表率安得不爲之服乎蓋欲子思之服之也子思曰吾何愼哉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兩吾何愼哉與柳若子蓋愼諸針鋒相對言今雖有禮有財而時弗可服則只得

不服之雖欲愼重爲服而有所不得也其後子上之母
死子思亦不使服之與己之不服嫁母同然子思之父
已沒不爲嫁母服猶可說也子思尙存子上禮爲出母
服期而亦不使服之則於己爲涼德於子上爲不孝矣
檀弓刺譏子思之意蓋如此惜乎後儒之未能窺破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注曰子思之母嫁母也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
陳氏皓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

得哭之於廟

炘按檀弓誣子思之母嫁又誣子思不爲嫁母行服亦已甚矣此復誣之以哭嫁母於孔氏之廟爲大戾於禮者何後儒皆爲其所愚而不覺也國君娶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宗廟楚公子圍娶於鄭曰圍布几筵告於共莊之廟而來士昏納采問名諸禮主人皆廟受之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子爲秉禮之宗子思爲達禮之士豈常人之所易知者子思反不知之而哭嫁母於孔氏之廟乎其門

人何人也必學於子思者也學於子思者且知嫁母絕

廟之義而子思昧昧不知必待門人詰責而始引過不

違亦弗思之甚矣

辨子思出妻之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至自子思始也 見前

鄭氏注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爲出

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自子思始記禮所由廢非之也

孔氏正義曰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

之

炘按檀弓旣誣先聖之出妻又誣伯魚之妻嫁此復誣子思亦出其妻以見聖人一門之內婦順不脩祖孫父子世世有慚德也考史記載子思年六十二歲然孟子孔叢子俱說魯穆公敬事子思鄭氏環云子思生於哀公三年先聖卒於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六十二定屬八十二之誤其言甚有理又史記載子上年四十七孔氏譜作四十九孔叢子言齊威王兩召子上爲相魯穆公至齊威王又二十餘年則子思之生

子上五十歲外矣子上之母至少亦四十上下以五十之父四十之母甫慶似續遽賦仳離天理人情斷無此事昔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者聖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夫以不類之子而子思止其出妻豈以恭敬習禮克紹家學之子上而子思反出其母乎總之聖人爲禮教大宗禮始於衽席之間閨門之內而三世出妻習

以爲常怪不爲怪毀聖謗賢莫此爲甚後儒不察反因是論禮各執一詞紛紛如聚訟之多抑獨何也

張子曰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

楊氏時曰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爲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朱子曰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思不使子上行之者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

故亦令伯魚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

又曰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考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答之何故費詞恐是古者出母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有此故曰先君子無所失道即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儀禮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疑是後世沿情而制

陳氏澔曰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

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伯魚乃期而猶哭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

炘按以上諸說皆以不喪出母爲是見檀弓之記此所以美子思之得禮也

陳氏祥道曰夫之於妻有出之之禮子之於母無絕之之道故不爲父也妻不可謂之不爲子也母以其不可謂之不爲子也母故死而必喪以其不爲父也妻故止於期年而已此

喪出母之義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思謂先君子之無所失道者以情徇道而未嘗以道徇情也道隆則從而隆故喪出母道汚則從而汚故止於期年而已若伋則以道徇情而不能以情徇道故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嗚呼君子之於禮不知而不行者其過小知而不行者其過大子思知而不行而以不能自詘此所以不爲君子取也

方氏慤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道之隆也父沒而爲後則不爲之服此從道之汚也君子之於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至

者跂而及之子思乃有安能之語豈爲知禮者哉

馬氏晞孟曰夫婦以義合亦可以義離子母之恩無絕也雖子之於出母猶必喪之而父亦不得禁焉蓋夫婦失義不可以奪子母之恩也子思之不使白喪出母則既薄矣又從而爲之辭其可乎

葉氏夢得曰污隆猶言升降道可以恩而上之者謂之隆故父在無嫌則與之俱隆而服期道可以義而殺之者謂之污故父沒而爲後不可以有二本則與之俱污而不爲服此人之所可勉也而子思自以爲不能而使白絕其母故記不喪

出母自子思始

炘按以上諸說皆以不喪出母爲非見檀弓之記此所以譏子思之失禮也

吳氏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已沒然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此禮昔所未曾有子思以義起之乃孔氏一家之變禮權而得宜者

炘按吳幼淸douck爲子思有兄子上主祭之說以斡旋

孔氏一門之於禮皆有得無失而不悟檀弓之誣是以於儒先議論之外另起爐竈如此其謂子思有兄者亦以檀弓之哭嫂也爲據而不知檀弓一篇無往而不虛誣也

炘又按檀弓之誣聖門何若是之甚也誣孔子伯魚之不足復誣子思之出妻誣子思出妻之不足又誣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誣子思不使喪出母之不足又牽連孔子伯魚而誣之其意以爲後之儒者如執不當喪出母之說則子思是而孔子伯魚非矣如執當喪出母

之說則孔子伯魚是而子思非矣孔氏一門之於禮祖
孫父子不能畫一此得則彼失彼得則此失後之人無
所適從世亦安貴有聖人及有聖人之家法也雖以朱
子析理之精亦不能盡發其覆至多爲辭說以解之其
他更無論矣惟知檀弓之言皆爲有子處之論而後出
母之服悉據禮經以正之其父在也則無論適子庶子
皆爲出母服齊衰期其父沒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心喪以終之其餘支子仍服齊衰期嫁母亦然斯爲仁
之至而義之盡也檀弓既誣聖門又復紊亂禮經使先

王服制不明於天下其罪可勝誅哉

檀弓辨誣卷之中

當塗夏炘弢甫學

辨孔子不知父墓之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氏注曰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人之見之者見柩行於路其愼也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

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問於聊曼父之母曼父之
母與徵在爲鄰相善

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
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
意欲問人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
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已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爲
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輤當夫
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輤故云其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
稱蓋爲不定之辭於時聊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

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郰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

炘按檀弓欲誣孔子不能盡其孝道而造此不知父墓之事也孔子雖三歲失怙而顏母之卒年二十四歲矣此二十四年中竟不知父墓之所在尙得謂之人子乎郰曼父之母既與顏母相善又與孔子爲鄰二十四年之久未嘗過而問焉直至母卒之後始殯母於外以發其問端不近人情之事孰過於此且古者士禮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殯者在家者也葬者在外者也殯於家而

後可以朝夕哭朝夕奠朔月奠凡來弔者皆就其家而弔之若殯之於外則孝子之倚廬不知何在朝夕之哭奠朔月之殷奠亦不知何在賓客之來弔者皆將畫宮而受弔矣有是禮乎

鄭注又曰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炘按鄭氏此注尤怪誕之極蓋本史遷之曲說而史遷又因檀弓而加甚者也史記曰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紇死葬於防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

之也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陬人輓父之
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夫不備禮曰野合
叔梁公求婚於顏氏顏氏許以女妻之豈有不備禮之
理聖母奉父之命作嬪於孔三歲而生孔子名正言順
有何可恥而諱言叔梁公之墓也世人皆謂陳雲莊之
禮注不及康成遠甚然康成此章之注全無義理不能
救正檀弓一字其識不逮雲莊遠矣

陳氏澔曰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
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

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朱氏軾曰孔子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也何待問之聊曼父之

母聊曼父之母與聖母善其非遠在他國可知何待既殯而問乎禮經背繆無過於此亟當删之

炘按陳東匯朱高安之論洵足爲聖門功臣而高安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何待問之聊曼父之母數語尤爲破的之論世之祖護檀弓者不能爲之置喙矣但陳氏所爲不得不辨朱氏所謂亟當删之者僅見於此不知檀弓一書其可辨可删之事甚多後儒彌縫其說者仍列於左而辨之

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

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周愼實是殯故曰其愼也蓋殯也

炘按讀愼如字謂孔子殯母周愼力爲孔子斡旋而卒

無以解不知父墓之辱也

馬氏晞孟曰叔梁紇宋人葬制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

不知

炘按以墓而不墳解聖人不知父墓之故而不知墓而

不墳仍係檀弓之言另辨於後

吳氏澄曰叔梁紇殷人葬從殷制墓無封識子孫亦無展省

之禮孔子少孤母既死則不知父墓所在矣

炘按吳竗淸宗馬彥醇之說謂葬用殷制而云子孫亦無展省之禮是二十四歲之聖人不知省墓爲何事矣何說之荒唐若此

江氏永曰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人高郵孫濩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

葬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以信其言而合葬於防焉

炘按江氏據孫氏之說以五父之衢爲叔梁公之殯防山爲新卜之兆其論創矣然史記明云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則非新卜之兆也且惟叔梁公葬防山孔子以母祔之故云得合葬於防史記又云孔子母死乃殯五父

之衢則五父之殯乃母也非父也鄭氏本之史記史記即檀弓之注茲姑不具論古者葬有定月斷無殯而不葬至二十餘年之久古雖不墓祭亦無自三歲少孤至二十四歲母卒絕無展墓之事且孔子有姊有兄豈當日盡不臨其穴而待郰曼父之母是問乎明乎檀弓之無往非誣而羣疑盡釋矣

炘又按孔叢子以此爲造謗誣聖（見陳士義篇）王肅亦直斥此章爲妄（見孔氏本章正義）孔叢子雖僞書然此等正大之論不必疑其僞而廢之王子雍好與鄭氏爲難其糾繩鄭

氏誠有過當之處然鄭氏此章之注甘爲檀弓佞臣子

雍駁而正之有以哉

辨孔子防墓崩之誣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鄭氏注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

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冢以爵等為丘封之度崇高也封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當脩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不應以其非禮三言之以孔子不聞脩猶治也

孔氏正義曰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孔子自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

　炘按此檀弓誣孔子葬親大事不能致其敬謹也

陳氏澔曰孔子流涕者以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傾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待於脩也

程子曰古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爲墓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耶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孔子言不脩者所以深責門人也

炘按以上二說乃檀弓誣孔子之本意如以防墓之崩係先時築土之不堅則孔子不能辭葬親不敬之罪如以防墓之崩乃門人終事之不謹則孔子不能辭使人不愼之愆二者皆無所逃於天壤之間於是乎世所謂聖人者乃不能愼終之人矣甚矣檀弓之誣也

炘又按檀弓所云墓而不墳不知何所據易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謂上古也自中古以後旣有棺槨又有喪期則亦自然有封樹矣如上世帝王陵墓見於古書者甚多雖未必皆實亦未必皆虛如其不墳何以久而能識周禮多監二代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安知非監二代而爲之如謂自殷以上皆墓而不墳恐無是事也至於古不脩墓一言尤爲害理墓旣久遠則不免牛羊之踐蛇虺之穿貛狐之穴如之何可以不脩孝子慈孫之心古與今無異必謂古

人葬親平地不墳漫無封識聽後世之犂爲町畦平爲場圃甚者築爲宮室治爲道路一切不爲之慮烏在其爲仁人孝子哉然則檀弓之言其害於世教大矣

易墓非古也

炘按易治也脩亦治也易墓非古卽古不脩墓也檀弓記此以譏孔子之脩防墓爲大有戾於古人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鄭氏注曰反覆也壄不如太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

周禮也

炘按康成不達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不在於儉而在譏刺孔子也壞即墳也檀弓譏孔子既知古者墓而不墳而反封之崇四尺以至於崩壞不能守古者不墳之制也故托國子高之言以刺之

辨孔子既祥彈琴之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炘按檀弓記此誣孔子以忘哀之速不合古者是月禫徙月樂之禮較之孟獻子之既禫縣而不樂猶有慚德

不過賢於魯人之朝祥而莫歌者可謂妄誕之極矣

鄭氏注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孔氏正義曰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炘按鄭孔二氏皆不明檀弓誣孔子之意故以十日笙歌爲凶事先遠日乃踰月之事又云彈琴以手爲除由

外牽强附會全無義理考喪禮喪復常讀樂章復常者
除喪非既祥也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焉故也是樂必作
於既禫之後可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又間一月
而禫禫而作樂庶協於禮孔子既祥之五日急急彈琴
斷無是事至於十日笙歌雖踰月亦未禫也檀弓種種
誣聖不一而足可勝歎哉

汪氏琬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此記禮者之誣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禫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辨然必
俟徙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嘗俟諸

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為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
經皆燕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
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徙月之例無惑也况當大祥之時
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雖使稍加緩焉以託於踰
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禮乎與其不成聲不
如勿彈與其彈於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之後也魯人
朝祥而莫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其加
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
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

而諷曾人孔子旣譽獻子而譏曾人矣浹不身自彈琴以壬
非禮之誚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
曰脫衰與奠非禮也說者以爲大祥除服不得與於他人饋
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何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
孔子也

炘按汪堯峰之論卓矣其曰與其不成聲不如勿彈尤
不煩言而解其引曾人朝祥莫歌孟獻子禫而不樂二
章尙未知此兩章皆檀弓微詞以譏我孔子也其說具
詳於后

是月禫徙月樂

炘按禫之次月始作樂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之既祥五日而彈琴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炘按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彈琴之速不如孟獻子禫而不樂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炘按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之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僅賢於魯人之朝祥莫歌也

炘又按自有檀弓此記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說者卒以檀弓藉口卽宗二十七月之說者亦於此記煞費斡旋而喪服因之無定論矣通典杜佑議曰中月而禫鄭元以中月爲閒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宗王者案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

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以上通典）明乎檀弓諸章皆為誣謗聖人而作二十五月而畢乃喪之正期不數祥禫祥之日鼓素琴似規檀弓而記之實孤證不足為據而二十七月之論可定矣

辨孔子彈琴食祥肉之誣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炘按檀弓記此誣孔子哀樂之事不能得性情之正其慟顏淵亦殆迫而終懈也

鄭氏注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

陳氏澔曰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炘按散哀之說乃曲爲之解由不知檀弓之記此所以誣孔子故多爲辭說如此竊嘗思之人心之有憂戚結轖壅遏而不能散於是有出遊以散之者所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是也亦或酌酒以散之所謂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是也亦或歌謠以散之所謂心之憂矣

我歌且謠是也亦或擊磬鼓琴以散之如夫子擊磬於衛荷蕢識其有心文王囚於羑里援琴而爲拘幽操者是也然皆於喪禮無與凡臨喪而不廢酌酒歌呼者皆異端狂悖之士聖門禮教中無是也孔子之於顏淵情誼至爲篤摯今日月奄逝忽已及祥見饋肉之來必多哀感不食其肉可也卽以爲旣受之自當食之亦可也彈琴而食斷斷不可也謂之散哀無乃非人情與

吳氏澄曰所饋祥肉謂斬衰再期大祥之祭肉也炘按鄭氏士虞禮小祥注引此文吳氏以爲大祥似較鄭義爲優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每日彈琴炘按

君子雖無故不徹琴瑟然亦未必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前人不悟以爲孔子彈琴散哀而後食之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爲散哀而彈琴也

炘按吳氏不主散哀之說極是而以每日彈琴適在受肉食肉之時亦未確檀弓明云出受之人彈琴而後食之則非彈琴之無與於食肉明矣

張子曰受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何必

彈琴

炘按張子此說足以正檀弓之誣深有得於聖人性情之正也

辨孔子說驂賻舊館人之喪之誣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炘按檀弓記此誣孔子不必出涕而出涕爲用情之失

正不必賻而行賻爲用財之不稱也

鄭氏注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己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也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陳氏澔曰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舊說遇主人一哀而出涕然上文旣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

炘按鄭氏以遇於一哀爲孔子遇主人之哀陳氏以遇

於一哀為孔子自遇其哀二說皆不可通其所以不可通者以檀弓之記此本以誣孔子而實無其事也何以言之人之有哭其原生於哀也人之有淚其出由於哭也哀而不哭何以寫哀哭而無淚何以為哭孔子於舊館人其情之厚薄不可知然既云入而哭之哀則亦安有不出涕者如以為遇主人之哀而出涕向使主人不哀則孔子必不出涕而其哭也僞矣如以為自遇其哀而出涕是入哭之時情本不哀其哀也偶然遇之者也向使不遇此哀則雖哭也而必不出涕是亦僞哭而已

二者之僞孔子不能不居一焉至出涕之後遂欲說驂以賻之是孔子於舊館人之喪本可不賻其賻也特以文其不當出涕之過耳因不當出涕而出涕遂有說驂以賻之事雖在門人未嘗有此何怪子貢之疑之也後儒不知檀弓之誣必於孔子此事多方以求用情之正張子謂夫子於舊館人之喪遇主人哀而出涕哭固有勉强者喪事不敢不勉哀甚不賻則幾於吝此夫子稱情之事可以爲後世法輔氏廣謂義之所可則說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可見

聖人處事之權衡孔氏穎達至謂顏淵之死必嘗以物
予之顏路無厭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種種議論
皆爲檀弓所欺明乎孔子無是事而一切釋然矣
炘又按朱子語類有一條云說驂於舊館人之喪惡其
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驂可說時又如何是
朱子亦疑其說矣

辨孔子若弗聞原壤登木而歌之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
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

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炘按檀弓記此誣原壤以名教不齒之罪并誣聖人於故舊大故亦在不棄之列也

鄭氏注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班然卷然說人辭也爲弗聞也者佯不知也已猶止也

炘按原壤之爲人無可攷然既與夫子爲友未有不內行純備者也論語記其夷俟一章或年既衰老形骸不能檢束此乃小德之出入聖人猶必切責豈有天良喪

蓋當母喪未葬之先遽爾發歌并發歌於聖人之前絕不知衰絰之在身也者此必無之事也春秋之末禮教廢弛如莊周之於妻喪鼓盆而歌子皮琴張之於友喪鼓琴而歌已為名教之罪人然猶施之於妻與朋友也若父母之喪從未有煢煢在疚殯宮未啟之先放歌無忌如原壤其人者聖人之德過化存神薰之者無不善良原壤既係聖人之友想必與聞洙泗之教吾於聖人之友卜之斷其必無是事也檀弓因論語有夷俟一章遂為此篇以誣原壤即所以誣孔子以為此固孔子之

友也孔子之無益於友生如此

孔氏正義曰歌言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悅仲尼

陸氏佃曰此其貍首之詩與所謂大小莫處御於君所其詩中間之詞與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於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炘按孔氏本鄭氏之注以爲原壤所自作其兩句分配椁材及夫子助之沐椁固未確陸氏以爲即古貍首之詩更無據貍首雖亡騶虞采蘋采蘩三詩具在豈有此

等鄙褻之詞乎惟知原壤無此事檀弓誣原壤遂造此
兩句歌詞而一切可以置之勿論矣

疏又曰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弃彼注云大故謂惡
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
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
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携獎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
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弃本不
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
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炘按孔仲達陳義膚淺以殺父害君爲大故以不簡善惡爲聖人之教貽害後學不小畔逆之輩人人得誅豈僅在棄之之列冉求聚斂鳴鼓而攻宰我短喪反覆詰責如不簡善惡乃鄉愿之徒聖門有是教乎至引二說以擬原壤皆爲檀弓所誤而未悉其誣故愈擬而愈支離也

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卻差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得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

教誨故直斥之復叩其胸自嘗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

炘按朱子之說可謂精矣竊以爲未盡然也夫俟小過猶必切責豈有母死而歌反寬而容之之理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

公嘗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且甚寞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覓酒至慌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姚與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給事黃門侍郎右成說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夫晉宋叔季之朝姚與僭亂之國士大夫尚持清議如此豈有聖人為禮法之宗而容臨喪而歌之友乎即如檀弓所記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夫高柴尚能化成人而孔子不能化原壤然則人得聖人以為友竟如是之無益哉倘必緣木求魚刻

舟求劍謂孔子之於原壤天覆地載眞善處非禮之人得全其故舊之誼吾恐友道自此而消天倫自此而斁矣嗚呼檀弓何人既誣孔子之不足又進而誣其故人雖朱子亦未能遽燭其誣致多方爲聖人解說世尚有人焉能燭檀弓之誣哉

辨孔子夢奠兩楹之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

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炘按檀弓記此誣聖人於死生之際未能釋然自夢奠而後動止輒改乎其度也

鄭氏注曰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欲人之怪已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

病也詩云無木不萎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趨而入覺孔子歎意殆幾也子貢爾來何遲坐則望之以三王之禮占已夢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閒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

炘按鄭氏以此章為聖人之知命負手曳杖消搖為欲人之怪已皆不得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以為聖人於死生之際宜無所動於其中乃夢感奠楹輒自傷將死殊非知命之學聖人平日足容重手容恭莊敬日彊乃

其常度及夜夢丞作便頁手曳杖頓露頹靡之容豈所謂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乎逍遙二字見於詩者爲清人之于河上檜君之服羔裘皆不免忞肆自喜莊子厭棄禮法因著逍遙之篇聖人何得有此泰山梁木哲人云云語涉誇張亦似欲後世之宗己故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也鄭氏依文解釋懸揣爲注而檀弓譏毀聖人之罪反可以末減豈不幸哉

朱子語類徐寓録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至夢奠兩楹間則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

乎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後儒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眞也

吳氏澄曰澄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是它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稱自比乃若是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其妄三也蓋出周末七

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爲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記者無識而採取其言記文既妄而諸家解又謬不足論也

炘按此章不足信朱子已啟其端吳幼清極力辨之其論篤矣但謂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猶未識檀弓誣毀之意也

陳氏澔曰孔子湯後故自謂殷人殷禮殯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炘按陳雲莊以夢奠兩楹爲萬世王祀之應認假爲眞

幾於癡人說夢矣

檀弓辨誣卷之下

當塗夏炘弢甫學

辨曾子子貢入廄脩容之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鄭氏注曰閽人守門者脩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兩賢

相隨彌益恭也卿大夫辟位公降一等揖之禮之

炘按此乃齊東野人之語以陰詆吾曾子子貢者也喪

禮有擯相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檀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注擯相侑喪禮者

有將命少儀適有喪者曰比注適之也曰願比於將命童子曰聽事注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士喪禮有襚者則將命者弔客有介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閽人何爲者而擯自拒之納之乎雜記宗人納賓古人行禮未入之先或待於次或立於門外廄何地也說文廄馬舍也釋名廄勼也勼聚也牛馬之所聚也而謂曾子子貢入之乎

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

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此從君入者也士喪禮君視
大斂君出門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拜大夫之後至者
是大夫後至者當君在之時自不得入曾子子貢何為
乎於哀公未出之時而遽入之乎公行子有子之喪右
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
右師言者此等越禮之事萌於戰國春秋時不應有是
且彼奉命而弔非君在也豈有君親咫尺而卿大夫辟
位之禮又豈有臨人之喪而君降一等揖之之禮曾子
子貢之賢聞於魯國君卿大夫之敬禮有素矣於歷屈

大槩之脩容何與哉反覆攷之益知檀弓之誣也

孔氏疏曰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閽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不愚之人敬畏可知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爲脩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炘按檀弓脩容盡飾之說本不可解正義謂初不具服後服新衣眞兒戲之談益知檀弓之誣也

朱子語類林夔孫録問子貢曾子入弔事曰未必恁地

彭氏汝礪曰此段恐記者之過弔有一定之容服若曰脩容則其初二子乃不脩容乎

姚按朱子及彭器資皆深疑此章之說但一則云未必
恁地一則云恐記者之過猶未盡恐檀弓之誣蓋檀弓
之意直以孔門弟子皆無實德可以動人不過致飾於
外耳故造爲弔喪脩咨之事以詆之

辨子夏喪明之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
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
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鄭氏注曰明目精也朋友喪明則哭痛之天乎無罪怨天罰無罪事夫子於洙泗之間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疑女於夫子言其不稱師也使民無聞言居親喪無異稱喪子喪明言隆於妻子投杖而拜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王氏充論衡曰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始聞暫見皆以爲然孰考論之虛妄言也

炘按此章所記全是虛造以誣子夏也聖門稱名及呼爾汝惟師於弟子則然朋友之間未有不稱字稱子者今以師弟之禮施之於朋友之際竊所未喻曾子質厚養粹各書所載言語溫和醇篤幾與聖人無異焉有剛暴淺露絕無含蓄若此之甚者乎昔曾子謂子張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亦責善之詞何等從容何等溫裕若如此章所載則雖不類之子嚴父責之亦不過是麗澤之誼夫豈其然且不獨此也子夏少孔子四十五歲生於周敬王十四年史記云居西河教授爲魏

文侯師已八九十歲矣耄耋矣子亦其常事昔夫子未滿七十卽喪伯魚何至呼天無辜怨懟若此此在恒人不宜如是而況達天知命之大賢乎設教西河西河之民服其盛德至擬之於孔子足見子夏之於聖人具體而微也昔孔門諸子以有若似聖人不聞後世之人以是而罪有若何至西河之民推尊子夏卽以爲子夏之罪其亦不情甚矣凡居喪之有異聞者必有毀性之端過禮之事若一一遵禮無違何聞之有孔子之居母喪遭檀弓之誣者不少何況子夏卽以檀弓記子夏而論

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其餘哀尚存於除服豈至性不篤於居廬託以無聞不又自相矛盾乎然則子夏喪子喪明之事王仲壬以爲虛妄信矣

孔氏疏曰子夏喪其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爲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後哭

炘按古人有弔災弔喪之禮無弔疾之禮審如疏言既弔喪子復弔喪明是再弔也士喪禮載君視大斂君哭而後主人哭是弔喪先哭有明徵矣何必喪明始先哭

乎且喪明何疾也反導之哭以益其疾揆之情理實所
未安記本支離疏益巧飾置之不論庶幾其可耳
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尙强壯其子之喪血氣漸
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
姚氏舜牧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之事之有無不可知但據曾
子直辭以正過子夏傾心以受責猶是古意蓋今世之所無
者
炘按子厚承菴兩先生皆有疑於檀弓之說而爲子夏
斡旋故爲此騎牆之論如此

游氏桂曰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內外交脩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人寡過而德易以成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已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諛以色詞非古人之道矣

炘按游元發之論後世以爲格言其詮發未嘗不善學者存此一段議論以爲寡過求益之助則可矣必謂子

夏眞我明曾子眞用而貫之實不能爲子貢之受識

也

辨曾子易簀之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

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炘按檀弓記此瑒許曾子之改過陰誣曾子以僭越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豈有卧大夫之簀漫不加察及童子有言而後起而易之哉

鄭氏注曰病謂疾困子春曾子弟子元申曾子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華畫也簀謂牀第也 張子曰簀可易必簞席之須華而睆以其陳之在上也吳氏澄曰爾雅以簀爲第而疏釋第爲牀板按史記范雎傳雎佯死卷以簀置厠中簀可卷則非牀板矣此曾子所寢之簀孚孫所賜若是牀板重滯之物安可賜人且在簞席之下何以見其華睆又豈可扶起病人而易之哉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之上有簞簟最在上近膚故顯露而見其美簀字从竹疑爲竹簟之異名張子所解極是今人爲竹簟或以竹青之

飾或以竹肋之類或以元黃赤白諸色間雜說者以睆爲刮如錦文此簀之華而睆必是其文如錦者也

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噫億之聲未之能易己病故也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彼童子也愛人以德成己之德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雖困猶勤於禮

陳氏澔曰童子知禮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臥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炘按康成雲莊之說皆不識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以爲曾子者聖門之習於禮者也禮嚴僭越季孫所賜之簀旣非曾子所當用則辭而不受乃禮之正旣不能辭已是非禮又從而用之何僭越乃爾孝而有知禮之童子直告無隱臨終而後易之向使童子不告則曾子之沒乃沒於大夫之簀能無遺憾乎其詆誣曾子之意蓋如此要之曾子何嘗有易簀之事奚以明之攷之周禮司几筵凡席之名有五莞繅次蒲熊是也筵國賓於牖前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國賓謂來聘之孤卿大夫又

公食禮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
席之有等差如此若尋常寢臥無論簀之爲笫爲簟禮
經皆無尊卑等級明文檀弓忽創爲大夫之簀華而睆
其誰信之其爲臆造無疑也又韓詩外傳言曾子先仕
於莒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則
大夫之簀曾子何不可用而煩童子之詰責乎諸儒以
就既易簀之後言其從善之速而忘未易簀之先誣其
僭禮之愆甚矣檀弓之欺人也
朱子答王子合書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

然妻順未足以病其死唯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

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豪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其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曾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猶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豪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討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

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畧放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炘按朱子所辨子晦與子合之論精確不易然亦不能禁子晦子合之不爲此論也使非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及曾子辭季孫之仕不欲爲已甚則曾子之受簀實非使非人之死也一豪不正則有累於生則曾子何爲舉扶而必易之於是雖曲爲曾子回護而有所不得矣惟

知曾子並無易簀之事而後一切葛藤無不斬盡不必如此之詞費也

炘又按論語載曾子寢疾謂孟敬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又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又大戴禮載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抑足曾子曰人之生也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

雖欲孝誰爲孝年旣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斯之謂與曾子平日存誠主敬孳孳不已之功略具於數章中學者服膺勿失不患不到聖賢地位檀弓易簀乃誣罔之說置之不論可也

辨曾子之喪浴於爨室之誣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氏注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

孔氏疏曰此曾子故爲非禮以正其子也按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

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云矯之也

炘按鄭孔之說俱以浴於爨室爲曾子之遺命

王氏安石曰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鄭何以知其矯之以謙儉也

炘按荆公之說以浴於爨室爲曾元曾申之失禮

陳氏澔曰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簀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

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亦何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炘按雲莊之論正矣然未燭檀弓之誣也檀弓既以卧簀之簀爲生存之僭禮又以浴於爨室爲既沒之失禮使出於曾子之命則曾子以非禮使其子使出於元申之妄則元申以非禮事其親二者必居一於是焉此檀弓所以致誣之意也

朱氏軾曰浴於爨室非禮甚矣此王孫士安之所不爲而謂曾子以此語其子乎曾元以此加於父乎或曰喪大記何人

爲瓮於西牆下曾子之浴煮湯爨室故記者識之

萬氏斯同曰尸本在適室豈可遷於爨室以就浴無論曾子不爲是言卽曾元亦不爲是事也士之喪禮有階間掘坎西牆爲瓮諸事意者曾元家貧無有司以供此役一切沐浴諸具皆出之於爨室乎不然眞不可解矣

炘按朱高安萬季野於不可解中必欲爲之解是以有爨室煮湯之說考古者浴尸之禮具有精義尸必浴者所以明潔其體非僅全受而全歸也浴必用潘及蚤揃如他日主人出尸避之者像生時也渜濯棄於坎不使

死者之見惡於人也男用外御女用內御別嫌疑也薪用徹廟之西北厞者示死者不復居是寢也爲垼於西牆下者異於生人之饔爨饎爨在東方也垼用塊臨時而爲之其事至易不待富者而後能備也無論選尸而浴爨室斷斷不可通即以爲煮潘爨室亦不近人情之事惟能知檀弓之言皆以無爲有誣毀聖門諸賢自可不必曲爲之講說矣

辨曾子指子游示人之誣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

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鄭氏注曰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爲習禮子游於主人變乃變也曾子遂服是善子游

孔氏正義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雖着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在腰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炘按羔裘元冠不以弔疏說失之

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

炘按橫渠前爲斡旋之說由未知檀弓之誣也後謂兩賢分契最厚斷無私指示人之事則發盡檀弓之痞結矣聖人弟子言語氣象無不深厚見於論語學庸及他紀載者至今猶可想見況傳道如曾子尤非諸子可比

指朋友之過以示人又呼之曰夫夫也聖門有是舉動及此稱謂乎丧明章之誣曾子其言粗厲伉猛此章之誣曾子其言淺露獧薄檀弓自以爲能毀先賢而不知後世覩之眞如見其肺肝然果何益哉

辨曾子荅有子丧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丧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丧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

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鄭氏注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然有異聞

也喪謂仕失位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貧朽非人所欲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先之以子夏中之以冉有言汲汲於仕得祿

炘按檀弓記此誣曾子之譏不如有子子游又誣聖人之汲汲求仕且誣南宮敬叔之以賄事君也記一事而聖人及其弟子無不刺譏焉可不謂老吏之羅織乎喪

欲速貧死欲速朽二語如曾子但聞諸子游猶可以爲曾子解乃曰與子游聞之則一爲桓司馬言一爲南宮敬叔言曾子豈絶不記憶而憒憒若是乎其誣一也孔子失魯司寇在定公十三年孔子應聘至楚在哀公五年事隔八年之久而牽連爲一以見聖人之急於求仕誣二也孔子自蔡使如楚者乃是子貢檀弓謂先以子夏申以冉有與史記世家不合誣三也南宮敬叔卽南宮适論語載其問禹稷躬稼一事夫子稱爲君子尙德之人其明於進退存亡之理爲何如者豈有載寶而朝

之事誣四也家語亦謂其載寶而朝蓋王肅依檀弓而作是說也

何氏孟春曰孔子欲仕為行道若謂欲富而職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所為檀弓所載亦傳聞之繆

炘按何子元之見卓矣惜其但知孔子汲汲求仕之非而不知曾子與南宮敬叔皆受其誣而莫之覺也

辨曾子母喪哭子張之誣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鄭氏注曰或人以其無服非之曾子謂於朋友哀痛甚而往

哭之非若凡弔

孔氏正義曰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炘按疏說云云即檀弓造此以誣曾子之意

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陳氏澔曰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

之○又注曾子問曰曾子既聞夫子三年之喪不弔之語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與

炘按劉陳二氏之言足以知曾子無此事而證檀弓之誣矣又考曾子曾入子張陳人以母喪未除而越國弔友尤必無之事檀弓之誣可勝數乎

辨曾子居喪七日水漿不入口之誣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鄭氏注曰子思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孔氏正義曰曾子謂子思言己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子思以正禮抑之

炘按檀弓記此誣曾子居喪矯情且自誇以示子思也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食而食三月可以櫛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若以親之恩爲罔極吾之情爲無窮猶其無窮之情而

不節之以禮則在己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矣此子思所以不爲曾子取也

炘按長樂陳氏之論極精其謂不節以禮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尤爲至論然則七日不食曾子之幾於滅性而難辭不孝之名矣且其語子思何爲者如以七日不食欲人之效己則是戕賊天下之人矣如不欲人之效己而自表暴其孝則向之七日不食者特矯情以干譽而又深恐人之不知而自誇張之也豈以大賢如曾子而若是乎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炘按檀弓記此以樂正子春自悔五日之不食譏曾子七日之不食而不知悔也子春曾子之高弟也五日不食自以爲矯情而悔之則曾子七日之不食安知非矯情也檀弓之誣如此

辨曾子論小斂在西方之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曾禮之末失也

鄭氏注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疏曰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轉寫之誤故鄭荅趙商堂當爲室也

孔氏正義曰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曾之哀未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之爲禮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

炘按士喪禮小斂後奉尸侇於堂乃奠於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於豆東立於俎北西上醴酒錯於豆南士喪禮傳自孺悲孺悲學於孔子豈曾子而不知也者竟爲是於西方之論乎檀弓不過造此以誣曾子

之不知禮耳

辨曾子論祖者且也之誣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戸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鄭氏注曰負夏地名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反之反於載

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旣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且未定之詞胡爲不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疑曾子言非有進無退明反柩非曾子聞之善子游言且服

孔氏正義曰曾子弔於負夏氏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向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后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曾子旣見主人榮己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諱論語云與人以

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

炘按注疏斥曾子不顧道理以口給取說於人卽檀弓誣曾子之意

陳氏澔曰注疏之說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强解或記者有遺誤也

炘按雲莊謂事之有無不可知猶作疑詞其實檀弓所云皆烏有子虛之談也檀弓毀謗聖門之弟子惟曾子獨多蓋曾子爲傳道之賢故惡之特甚致堂胡氏華父魏氏均謂檀弓爲曾子之門人豈不謬哉

辨有子既祥絲屨組纓之誣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注曰譏其蚤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縞冠素紕

孔氏正義曰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譏其蚤禮既祥白屨無約戴德喪服變除禮文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爲飾約繶純之屬士冠禮云白屨緇約繶純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

方氏慤曰以絲爲屨之絇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之於蚤矣有子孔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炘按檀弓記此與孔子連類而誣之也上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譏孔子琴歌之蚤即繼之曰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譏有子吉服之蚤論語一書有子之言次夫子曾子又言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故檀弓連類誣之以爲有似於聖人者其忘哀之蚤亦與聖人相類也方性夫以爲疑或不然

故曰蓋焉不知蓋者徵詞以示識非疑詞以待質也

辨有子欲去喪踊之誣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否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孔氏正義曰有子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欲去此踊節直似孺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於此節是何須用哭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賢者喪親必至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以故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哀情故爲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己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外境會心之謂喜斯語助也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情暢則口歌咏之歌咏不足

漸至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
謂慍慍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恚起也憤恚轉深因發歎息
歎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哀之極也今
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品階
格也節制斷也上明辟踊之節此明飾喪乃奠祭之事人身
旣死形體腐敗以其恐惡之故制絞衾設蔞翣以飾之欲使
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至於葬將行又
設遣奠而送之旣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未嘗見死者饗食
之然自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爲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

也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
止譏踊節子游旣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
制與夷狄不同也
炘按喪事之有踊也所以發越其悲哀痛哭之情也問
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
心疾痛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
心下氣也此踊之義也先王於是爲之節焉鋪絞紟踊
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此因
事爲之節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此因人爲之節

也向使如孺子慕而無踊則悲哀之氣塡膺塞項則必病而至於死矣向使哭踊而無節則一往不返必至不勝喪而比於不孝不慈矣以有子之賢豈不知此而必以踊爲禮之疵而欲去之乎檀弓造此不過誣有子之不知禮耳又豈爲子游之言哀樂相生之義而不知實不可通劉原父方性夫諸儒皆以爲有闕文而不知非闕文也乃檀弓之大言以欺人也

辨有若對哀公設撥之誣

孺子𪏆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

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鄭氏注曰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也猶尙也以臣況于也輴殯車也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榆沈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廢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

孔氏正義曰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

炘按檀弓記此誣有若不能以正禮匡君而逢迎以爲

對也有若爲聖門高弟其言似夫子論語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何等忠直何等詳明豈以設撥之非而援三臣之違禮以告之乎比事以觀而檀弓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王氏應麟曰或問檀弓載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書錄解題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今佚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䵻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

唯論語所載爲是

炘按王補之之論確矣若綠履組纓之誣尤不必辨而自明也

辨曾點倚門而歌之誣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陳氏澔曰武子寢疾之時蟜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武子善之

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其亦狂之一端與記者蓋善嬌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

炘按鄉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豈有聖門高弟值公卿之喪倚門而歌之事季氏是時權勢最重亦豈有主喪在殯許人歌於其門而不加罪也者檀弓憑空結撰不知何所據也

閻氏若璩曰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採入集注似可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

語敘其侍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顆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

炘按閻百詩之言可以關檀弓之口而奪之氣矣不知檀弓何所憾於曾氏既誣曾子者不一而足而又誣其父也且季武子之在魯政疊之臣也杜氏之葬章美其不奪人之喪此章又美其能從曾言何袒護權門若是之篤而詆訾聖門若是之妄也眞不可解矣

辨子路醢於衛之誣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氏注曰寢中庭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弃之不忍食

孔氏正義曰此論師資之恩兼明死之意狀

炘按檀弓造此誣子路遭衛人之難不僅不得其死也殺人而爲之醢惟紂於九侯有之窮兇極惡世所罕聞迨漢高祖醢彭越以賜諸侯爲再見之紂辛春秋之世未聞有此且子路結纓而死致命遂志忠於所事並非

衛人殺之誣以爲醢甚矣檀弓之不仁也後應劭作風俗通緣檀弓之說遂作怪詞曰雷不作蠁俗說令人腹內雷聲子路感雷精而生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豈非奇誕之極乎

辨冉子攝束帛乘馬之誣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鄭氏注曰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使者謂賻賵者攝猶貸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

孔氏正義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也

陳氏澔曰冉子知以財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誠不於物也雖若自責之心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炘按檀弓因論語有子華使齊冉子爲母請粟一事遂造此以誣冉子但知以財行禮而不知禮之所以行者誠也詳檀弓之意伯高死於衛孔子在魯其賻賵之使者尚未至衛冉子是時適居於衛卽代致束帛乘馬以賻賵之獨不慮孔氏之使者至衛其賻賵之物果何用乎抑再賻賵乎抑或使人至魯止孔氏之不必使人乎

其事皆格礙不可行甚矣檀弓之誣也且孔子不賣車以賻顏淵豈有乘馬賻伯高之理四匹曰乘重賻也恐非孔子之所能賻人者也

辨子夏弔喪未小斂絰而往之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鄭氏注曰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炘按朋友相弔之禮主人改服則絰主人未改服則不

經此易知之事甚深於禮經之子夏而不知也者檀弓
不過造此以誣子夏之不知禮耳

辨子游子夏論異父同母之昆弟有服之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鄭氏注曰親者屬大功是

孔氏正義曰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鄭意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故降一等而服大功

炘按檀弓記此誣子夏而幷誣子游也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乃是無服者也服以齊衰與血屬同是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矣子夏明於喪禮斷不作如是之言卽服以大功與親屬之大功兄弟同亦豈子游所宜言者檀弓造此以誣二賢而後世因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唐開元禮同母異父兄弟姊妹小功報政和禮書儀孝慈錄會典並同今律文無倫紀紊亂皆檀弓作之俑也

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則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父齊衰三

月高曾正服無緣加之異姓或以爲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

炘按張子之論卽援子夏之喪服傳斷無齊衰之服可以雪子夏之誣矣徐氏乾學曰案同母異父之昆弟自應無服魯人齊衰之對必非子夏之言子夏之傳喪服精粹純密爲後世說禮之祖豈有精於禮之人而爲此不經之說者乎至云以小功服之可也者仍未善也

游氏酢曰昔先王制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親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爲母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爲服後世既爲出母制爲服

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爲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至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偏給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妻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爲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爲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炘按游定夫之論可謂抉禮之精惟論出母無服不合

於禮經其論父在爲母期及同母異父之昆弟無服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子游子夏皆聖門深於禮之士而
一日齊衰一日大功其誣不亦甚乎

辨子游言禮之誣二條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

鄭氏注曰時失之也子游嘗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孔氏正義曰此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襲皆在牀當時失禮
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不據禮答之輒許諾如

禮出於己故縣子譏之汰自矜大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 句 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

子游曰知禮

鄭氏注曰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子游曰知禮嗤之也

孔氏正義曰禮小斂在括髮之後奉尸侇於堂之前主人爲

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奉尸侇堂之後乃袒而括髮

故云失哀節子游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

炘按以上二章皆不類子游之言襲牀合於禮當據禮

以晉之袒括髮不合於禮當據禮以正之一則曰諸近

於矜誇一則曰知禮近於佻薄惡子游不如是也

炘又按檀弓所推重者莫如子游然以此二章及昔同母異父昆弟大功之服皆默寓譏諷之意然則檀弓之於聖門固無往而不用其詆訾也